

陈 淀 国



山河醉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山河醉

陈 淀 国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简 介

您愿意迈开脚步去瞻仰革命领袖的故乡吗？您愿意追踪古代诗人去寻觅江山胜迹吗？您愿意登山临水去欣赏祖国的壮丽风光吗？您愿意凝眸驰神去倾听时代的乐曲吗？……

本书会引导您，到祖国的东南西北，四面八方去；您可以得到教育和熏陶，知识和美感，……

《山河醉》是一本饶有兴味的游记，是部队作家陈淀国同志出版的第四本散文集。全书共收四辑、二十五篇作品、近九万字，记述了作者近年来的辛苦经历、见闻感想。其视野的广阔、内容的充实、感情的饱满、文字的功力，都可供阅读和鉴赏；对于广大青少年读者，尤有帮助。

山 河 醉

陈 淀 国

宁 夏 人 民 大 学 出 版

（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）

宁夏新华书店发行

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6 印张：55/8 字数：100千 插页：5

1984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—3,200册

统一书号： 10157·209

定 价：0.48元

目 录

巍巍韶峰·····	1
心上的金茅·····	8
写在董老故乡·····	15
乌石情深·····	26
寄语洪家关·····	35
雨花情思·····	41
祭诗魂·····	49
蔡池双月朗·····	58
歌乡行·····	64
佳境长留·····	74
鸡公山猎胜·····	81
古剎之花·····	89
琵琶峰的追念·····	96
少林寺纪游·····	105

雪映芦沟桥.....	111
北戴河之夏.....	117
古庙铭贞.....	126

皇陵遗恨.....	134
昭陵寻古.....	142
乾陵感怀.....	149
草原牧曲.....	156
天池独秀.....	164
新疆拾翠.....	172
喀什风情录.....	180
织锦图.....	190

巍巍韶峰

繁星渐隐，天色微明，美丽、俊秀的绿色山冲，犹如沉默、含羞的少女，还在香甜地睡着。眼前，幢幢农舍，条条小路，片片田野……除了啾啾虫鸣、潺潺溪流，几乎再也听不到别的动静了。整个大地，显得那么安谧、那么柔和，着实令人入迷！

沿着蜿蜒的蹊径，踏着皎洁的月光，我们一行三人，不停地朝韶峰攀去，深怕错过了拍摄日出镜头的最佳“一刹那”。

我埋头走在后边，没有主动多讲话。因为那个古老而又动情的传说，一直在头脑中萦绕着：那是很早很早以前，虞舜南巡经过这里。见此群山巍巍、林海茫茫、清泉淙淙、药草茵茵，周围翠峦耸峙、气势磅礴，实为不可多得的宝地，心上甚喜。于是，便带着随从，兴致勃勃地登上巍峨险峻

的山顶，并尽情演奏“韶乐”助兴。后来，人们就把这座山峰，称之为“韶山”“韶峰”了。翻阅《长沙府志》，还有这样记载：“韶氏三女，居山学道，有凤凰衔天书至，女皆仙去。山上有风音亭，其南有东台、桃花洞仙迹可觅……”

山，也和人一样，有着自己的容颜、性格、特色。我们伟大祖国，地域辽阔，千山万壑，风姿各异。有的以洞穴飞瀑见长，有的以石怪云奇取胜，有的以佛寺道观著称，有的以奇花珍禽争雄……可眼前这座韶峰，人们之所以不远千里慕名而来，除了大自然媚态秀色的吸引，显然更有着其他任何名山无法比拟的进一层缘由。我这次从北京到湘西贺总家乡深入生活，日程表本来已经排得满满的，但还是挤出两天时间，三访韶山冲，打心里渴望再看一看那栋熟悉的旧居，再重温一下那催人奋进的家史……

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，“飞当凌绝顶，极目无纤烟”。当我汗流浹背地登临峰顶时，情不自禁地吟起杜甫、李白的名句，顿觉心旷神怡，悠然自得！

我们说着、笑着，挤挤擦擦站在一起，耳畔风在吼、树在鸣、鸟在吱吱喳喳地叫，象是为远方客人演奏着热烈的“迎宾曲”。此刻，谁也无暇欣赏这

些，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在东方。

日出虽然常见，但它驱走黑暗、送来光明、带给温暖，所以总是令人敬仰、神往的。看啊，远处天际的夜色隐去了，疏淡的晨曦涌出了。转眼间，彩虹般的云霞，飘飘荡荡镶嵌在青山、蓝天之间，就象戏剧舞台急剧旋动的五颜六色灯片一般，不住地变幻着、交替着、延伸着。同时，射出一道道金灿灿的光束，把周围景物点染得更加绚丽、更加耀眼。所有的白云，都熊熊地燃烧起来……刹那间，犹如非凡的魔术大师，施展着高超的技艺，在人们不知不觉中，把一团通红通红的火球，高高擎起：太阳出来了，黑夜过去了，崭新的一天开始了！

晨曦指引，朝霞召唤，我深情的目光，从遥远的东方，缓缓移向绿山环抱、翠竹簇拥的上屋场：

这是栋普普通通的农家屋舍，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，毛主席就在这里诞生，并且度过了他不平凡的童年和少年时代。

屋前，碧波清澈的池塘，毛主席在那里游过泳；绿荫覆盖的小山，毛主席在那里砍过柴；平展如镜的禾田，毛主席在那里插过秧、扶过犁……这儿的一山一岭、一阡一陌，都洒着毛主席的汗水，都印着毛主席的足迹！

望着望着，想着想着，昨天参观旧居时的幸福

情景，又一幕幕映现在眼前：

迈着轻轻的一步子，缓缓走进毛主席当年的住房。一束柔和的阳光，从木格窗子射进，刚好照在那盏桐油灯上。它，立刻把人们深深吸引。是啊，就是它，伴着毛主席，夜以继日，刻苦攻读，认真学习；就是它，陪着毛主席，送走了一个个长夜，迎来了一个个黎明。早在一九一〇年秋天，十七岁的毛泽东，胸怀救国救民的革命志向，毅然离开家乡，到外地去寻求真理。在这漫长的艰苦岁月，他又多次带着胜利喜讯，回到上屋场。那是一九二〇年北风呼啸的冬夜，毛主席就是在这盏桐油灯下，开导亲人，要舍“小家”为“大家”，要舍自己为人民。一九二五年，就是在这盏油灯下，毛主席亲自创建韶山党支部，点燃了韶山农民运动的革命烈火。一九二七年，就是在这盏油灯下，毛主席高度赞扬农民运动“好得很”……在这块故乡的土地上，在苦难深重的故乡人民心中，毛主席亲手播下的革命火种，生根了，开花了，结果了……

毛主席旧居住宅旁，有间陈设简陋的土屋，火塘旁摆着两条不高的长板凳和一把小木椅，这就是他当年和乡亲、家人商议大事的地方。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，在那火与血艰苦卓绝的斗争中，毛主席的六位亲人，献身革命事业，用宝贵的生命谱写

了一曲曲壮丽的凯歌……

噙着缅怀革命英烈的泪水，迈着沉重的步伐，走出毛主席故居，激动的心潮，久久不能平静。只见一队队参观的人群，有两鬓斑白的老红军，有朝气蓬勃的青年人，有结着红领巾的小朋友，正满怀豪情，兴高采烈地奔这里涌来。

沿着宽阔的大路，继续向前走去。连绵起伏的群山上，片片橘林，条条银渠，铺金点翠，斑斓多姿。就在对面不远的半山腰间，坐落着令人向往的“韶山学校”。它会把你带到难忘的时刻：

那是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傍晚，毛主席回到了阔别三十二载的故乡。第二天，祭扫了双亲的墓地之后，便神采奕奕地来到这所学校。广大师生，从课堂、从操场、从四面八方跑来，欢唱啊，跳跃啊，鼓掌啊，把日夜想念的“故乡人”紧紧围住。笑得那么开心，谈得那么畅快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姑娘，手舞足蹈地跑上前去，恭恭敬敬地行了个队礼，又从自己脖子上取下红领巾，十分庄重地给毛主席献上。敬爱的毛主席，微笑着站起身来，不住地挥手、致意。每个人的眼眶，都挂着激动、幸福的泪珠。多少心里话啊，潮水般涌上心头……此刻，巍巍韶峰，显得更加雄伟壮丽；滚滚韶水，显得更加汹涌激荡；整个十里山冲啊，显得更

加丰采俊秀……

为有牺牲多壮志，
敢教日月换新天。
喜看稻菽千重浪，
遍地英雄下夕烟。

岁月流逝，历史向前，然而，摆脱了封建枷锁的中国人民，深深懂得：风云变幻的半个世纪，就是从这盏小小油灯，就是从这栋普通农舍，就是从这古老土地，给挣扎在水深火热的劳苦大众，带来了解放的希望，驱走了乌云笼罩的漫漫长夜，迎来了胜利的黎明、幸福的曙光！是的，那南湖红船的晨辉，那井冈山峦的炮声，那雪山草地的火把，那遵义城头的霞光，那延安窑洞的明灯，那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，不都是和这里紧紧连在一起，不都是和毛主席的丰功伟绩紧紧连在一起的吗！

……

“咔嚓！”“咔嚓！”急促清脆的拍照声，打断了我的沉思遐想。猛然抬头一望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那轮已经升起的朝阳，被层层虚无缥缈的薄雾遮住，就象腾跃在波涛翻滚的海上的飞舟，时而下坠，时而升浮，别有一番情趣，使我不由忆起郭

老曾有过的一段描写：“瞬息万变万万变，忽隐忽显，或浓或淡，胜似梦境之迷离。”

我的同伴高兴得如同孩子似的，为能抢拍下这样“平中见奇”的镜头，喜形于色，洋洋得意，还象朗诵诗句般，很有感情地讲道：

“山，不论是高山、名山，总会有被云雾遮挡的时候，但那毕竟是短暂的。即便如此，这些山，依然是巍巍高山！”

小伙子话虽不多，但语重心长，寓意深远，很富哲理。我连连点头，以赞许的口吻补充道：“讲得好，讲得在理！我看你这张照片的题目干脆就叫《韶峰薄雾》吧，怎样？”

心 上 的 金 茅

有人喜欢青松，它葱茏苍劲；有人爱恋垂柳，它婀娜多姿；有人赞美白杨，它挺拔高大。然而对我来说，却对那朴实无华的金茅草，有着一一种特殊而又深厚的感情。

不久前，当八十年代第一股春风吹遍祖国大地的時候，我来到了少奇同志的故乡花明楼炭子冲。这儿有枫树、有橘林、有楠木，然而更多的还是那并不引人注意的金茅，无论是田埂还是山冈，无论是路旁还是崖畔，几乎到处都有。少奇同志旧居周围，一棵棵、一丛丛，简直成了一道饶有风趣的篱笆墙了！它直挺挺的躯干，厚实实的宽叶，犹如一把把从地里长出的利剑，一丝不苟地守护着这座小小的土屋。它，不但从不计较任何生活条件，而且有着极其顽强的生命力；经夏秋的风雨，迎冬春的雪霜，它始终象个不屈不挠的勇士……

啊，我明白金茅草在诉说什么了！它在诉说幸福中的苦难和苦难后的幸福。

一九六一年，饥荒的阴云笼罩着炭子冲，乡亲们吃野菜，啃树皮，在悲叹中热切地盼望着！

“五一”节过后的第三天，柔和的晨风中，青翠茁壮的金茅草，挂着一串串晶莹的露水，象捧着一颗颗喜人的珍珠，迎来了这座泥墙瓦屋的主人——阔别家乡四十年的刘少奇同志。从朝霞满天的黎明，到烈日似火的中午，从夕阳西下的黄昏，到繁星闪闪的深夜，少奇同志沉重的步履，常常在金茅草旁响过，远了，又近了。在七个昼夜里，他找了多少老农谈心，听了多少干部汇报，想了多少重大问题啊！

这是个暮色苍茫的黄昏，年近五旬的老人成敬常，边吸着烟，边喝着茶，无拘无束地向少奇同志谈着，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。早在一九五三年，他就去北京到少奇同志家里作过客。那时，战争结束，全国胜利了，进了北京城，党的高级干部客观上同劳动群众隔得远了，听到群众的呼声困难了。少奇同志深深感到不安、焦虑。他主动提出，让家乡派几位老实的、有经验的、敢讲话的老农，来北京当面谈一谈。这位成老汉，就是大家推选的四个代表之一。他们谈了一次又一次，从生产到生活，

从口粮到种子……谈得那么融洽，那么贴心。临别时，少奇同志一再嘱咐，以后每年要写一两封信，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，把农村情况如实地汇报……一眨眼，八年过去了，如今的家乡竟是这样！这位朴实老农的感情，就象滚滚潮水，冲撞着忠厚的心。少奇同志听着老人的倾诉，怀着内疚的心情对老人说：

“将近四十年没有回家了，很想回来看看。回来了，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，我们工作做得不好，对你们不起。社员的生活比一九五七年是好了，还是差了？不是好了，是更苦了吧！什么原因呢？有人说天不好，去年遭了旱灾。恐怕旱灾有点影响，不是主要的，主要的是工作中犯了错误。这不能完全怪大队干部，上边要负主要责任。有的是中央提倡过的，如大办食堂，大搞水利，大办猪场……”

这些内心深处话，熨帖着苦难中的心啊！

这是个旭日临空的早晨，少奇同志吃过饭，站在金茅草前张望着，等待着。他等的是一个青年后生——大队书记。此时，这个后生正腰间系个破围裙，头上戴顶烂帽子，赤着两脚，在田里逮黄鳝呢。一会儿，后生被喊来了。少奇同志抢前一步，握住那双泥泥水水的大手，亲切地问：“你就是王升平吧？”小伙子惊喜地睁大双眼，望着对方那满头白发，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：“刘主席，您老人

家好啊！”

他们虽然是初次见面，但从五三年开始，就互相通信了。乡亲们都亲切地称王升平是少奇同志的“农民通讯员”。这次见面，当然是一见如故。少奇同志关切地问过王升平多大年纪、读了好多书、做过什么事，有意把话题转到工作上来：

“你为啥犯了错误？”

“没听党的话，没听毛主席的话。”

“还要加一条，没听群众的话。安湖塘的鱼池搞那么大，费了那么多的工，你也不养鱼，群众当然有意见。当干部的，什么事都要和群众商量，不能唱独角戏。百斤担子，十个人挑就很轻，一个人挑就很累嘛！我在东湖塘看了个万头猪场，连百头都不足，不要搞那花架子。农村日子过得这么糟，你怎么也不来信呢？”

“写了呀，每年都是一两封，一共给主席写过七封信。”

“我只收到你四封信，这一两年没见到了。”

“我也只收到主席四封回信。”

“说说看，那儿封我没收到，都写了什么内容？食堂到底好不好？”

“食堂？……”一提到这件人人头疼的“大事”，王升平沉默了。能说真话吗？那些“拔红

旗”、“反大跃进”、“砍共产主义萌芽”的“大帽子”，一个比一个重啊？

少奇同志看出他踌躇的样子，忙说：“你不要怕，叫你来就是让你讲真话的嘛，一就是一，不要隐瞒，不要夸大，食堂到底怎么样？”

“报告主席，这大锅饭要是再吃下去，就要人死路绝、国家灭亡！拿柘木冲食堂说吧，开伙时一百一二十人，眼下呢，不到八十，饿死了十多个，外流了十多个，活着的也大多是水肿，整天吃草根、咽树皮，还成什么世道！”

“食堂情况，以前我们也不清楚，讲有许多优越性，可以节省劳力，解放妇女等。下来一看，不是那么回事，专人煮饭，专人炒菜，专人砍柴，专人担水，半数的人都做饭去了。在家里，不都是早晨起来挑几担水，晚上回来砍点柴，一早一晚开开菜地，吃过饭顺手喂喂猪。看来这样的食堂不能再办，你能不能带个头，把它拆了……”

从早上一直聊到中午，吃饭时间到了，升平便和国家主席一起，在这间土屋里边谈边笑地吃起饭来。少奇同志了解到他有些“怨气”，推心置腹地对他说：“干部是社员的勤务员，不是社员的老子，应该积极为社员办事，社员会感激你的。”

临别时，少奇同志一直把小伙子送到大路上，